

突尼斯中文教育现状与本土师资培养调查研究

孙 雷

(大连外国语大学 亚非语言学院 / 突尼斯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 要: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迎来了深刻的变革与发展。突尼斯地处非洲大陆最北端, 位置重要, 文化多元, 兼具非洲、阿拉伯、地中海三重属性, 在地区国家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突尼斯中文教育历史悠久, 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但在师资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人才培养不足和培训质量不高等问题, 未来仍需进一步改革。

关键词: 突尼斯; 中文教育; 师资培养; 本土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H195; H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853 (2022) 03-0102-03

突尼斯全称突尼斯共和国, 地处非洲大陆北端, 面积 16.2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1 180 万, 90% 以上为阿拉伯人, 其余为柏柏尔人。西与阿尔及利亚为邻, 东南与利比亚接壤, 北、东临地中海。虽然突尼斯国家较小, 但因为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 汇聚了柏柏尔、腓尼基、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及欧洲等诸多文明, 形成了开放、多元、包容的民族精神。阿拉伯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同时, 法语作为通用语言被广泛使用在工作、教育和生活等领域。受历史、文化和地缘等因素影响, 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语言是除英语外突尼斯人选择学习的主要外语。中文教育在突尼斯的开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虽然时间较短, 但是已经进入突尼斯的国民教育体系, 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渐增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 突尼斯的战略地位随之提升。近年来, 中突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突尼斯中文教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突尼斯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

(一) 语言生态

突尼斯地处非洲大陆北端, 扼地中海航运要冲, 北上通往欧洲, 南下可达非洲大陆, 地理位置特殊, 自古以来都是外族入侵北非的必争之地, 先后被腓尼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控制, 16 世纪沦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行省, 近代又遭受法国的侵占和统治。多民族的交融产生了多元文化的碰撞, 除原住民所使用的阿马齐格语外, 迦太基语(又称布匿语, 由腓尼基语受阿马齐格语影响发展而来)、

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法语都曾作为主流语言出现在突尼斯社会, 时至今日, 形成了以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和通用语言法语为主的语言使用现状, 但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突尼斯方言进行口头交流。突尼斯方言是阿拉伯语的方言变体, 有显著的阿马齐格语底层, 并夹杂法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借词。由此可见, 突尼斯的语言生态处于既和谐而又复杂的情况。

(二) 语言政策

突尼斯自 1957 年建立共和国以来, 一直致力于巩固阿拉伯语的地位, 实行阿拉伯化政策。突尼斯相关法律规定: 阿拉伯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 国家应培养青少年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认知和爱国情怀, 巩固阿拉伯语的地位, 支持和普及阿拉伯语的使用。国家规定, 所有的法律条文、政府文件、电视广播、交通标志和官方出版刊物等都必须使用阿拉伯语。与此同时, 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因素, 突尼斯政府高度重视法语的普及。自 1883 年突尼斯正式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地后, 法语在突尼斯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已经成为突尼斯社会的强势语言。事实上, 行政领域的办公表格就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印制, 但只有极少数的使用者对阿拉伯语版感兴趣, 工作人员也倾向于使用法语版办公^[1]。在教育领域, 政府规定学前教育使用阿拉伯语授课; 小学一至三年级使用阿拉伯语教学, 三至四年级每周学习 15 学时的阿拉伯语、10 学时的法语, 五至六年级每周学习 10 学时的阿拉伯语、15 学时的法语; 在中学教育方面, 除阿拉伯语课和

收稿日期: 2021-12-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0 年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青年项目资助(20YH24D)。

作者简介: 孙雷(1992—), 男, 辽宁丹东人, 大连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学院 / 突尼斯研究中心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 中东热点问题、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宗教文化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也多使用法语^[2];在高等教育方面,阿拉伯语仅作为哲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教学媒介语,而数学、经济、电子科技等理工学科均使用法语授课。

二、突尼斯中文教育发展现状

(一) 高等教育

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是目前突尼斯国内唯一开设中文专业并具备学位授予资质的高校,其前身为布尔吉巴现代语言学院,设有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两个层次的学历教育,隶属于迦太基大学。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的中文专业始建于1977年,于1999年更名后设在东方语言文化系下,共开设10余门课程。本科学制为三年,第三年有机会赴中国交流学习,毕业后颁发中国语言文学与文明专业的文凭,就业去向包括当地公司、驻突中资企业等,也可在国内外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二) 高中教育

2002年,突尼斯教育部决定在高中开设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的选修课程。突尼斯高中实行四年制教育,除中文外,学生还可在二年级选修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外语课程。截至2021年9月,突尼斯已在突尼斯市、苏塞省、马努巴省、杰尔巴岛等十余所高中开设中文选修课,使用由突尼斯中文教育专家洛特菲·谢比勒编著的《龙》系列教材。突尼斯全国在岗从事中文教育的本土高中教师共计18名,全部毕业于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其中部分教师曾赴中国交流学习。此外,突尼斯的初中和小学目前尚未开设中文教育课程。

(三) 非学校教育

突尼斯中文教育在非学校教育中主要由三类机构承担,一是其他语言学校,二是政府和私人开设的培训机构,三是孔子课堂和孔子学院。布尔吉巴语言学校是突尼斯最著名的语言学校,常年招收国内外学生学习中文,该学校为公立性质教育机构,但语言培训课程不授予文凭。在培训机构中,突尼斯青年和体育部下属的芒扎青年文化体育中心于2007年3月开设针对突尼斯大众的中文培训班。此外,各类社会培训机构一直在尝试开设中文学习或中国文化体验班,但由于招生人数较少及师资力量受限,尚未形成规模。截至2021年9月,突尼斯国内共开设1所孔子课堂和1家孔子学院。2009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斯法克斯成立广播孔子课堂,随后开始招收学员。2018年,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并于11月开班授课。迄今为止,孔子学院根据学员的年龄及需求已开设十多种课型,注册学员近1000人。

三、突尼斯本土汉语师资培养情况

(一) 师资培养

如上文所述,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是突尼斯国

内唯一一所培养本土汉语人才的公立院校,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包括语音、语法、文学等专业必修课和历史、旅游、经贸等专业选修课。汉语专业自开设以来,常年聘请中国籍教师协助教学并参与讲义编写,每名教师的任期为两年。2018年,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正式落户于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截至2021年9月,已累计派出1名孔子学院院长、2名孔子学院教师和5名孔子学院教师志愿者,承担部分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汉语专业的教学任务。汉语专业的本科生在三年级阶段可以申请赴中国交流学习,毕业后颁发汉语语言文学与文明学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毕业后颁发汉语翻译专业硕士学位证书,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赴中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中国高校获得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可直接向突尼斯教育部申请任职高中教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入职要求基本一致,但私立学校一般会进行专门的入职面试。具有中国高校颁发的汉语国际教育或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需要通过突尼斯高等教育及科学部研究部的讨论会,并接受学术与教学能力评估,合格后方可任职高校教师。此外,据突尼斯教育部统计,全国在岗从事高中汉语教学的教师共计18人,全部毕业于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其中一部分教师有在中国交流学习的经历。

(二) 师资培训

突尼斯高教部没有制订针对高校本土汉语教师具体的培训要求,汉语教师仅需要通过国家教师研修总标准评估并接受入职培训。一般来说,突尼斯高校的本土汉语教师在国内参加专业培训的机会很少,大多情况下需要赴中国参加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或中国其他高校举办的教师培训。就高中本土汉语教师而言,入职前需要参加由突尼斯教育部举办的中等教育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和培训。此外,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后,还定期在突尼斯教育部教师培训与教育创新国际中心举办面向本土高中汉语教师的教学技能与汉语知识培训,首届培训于2019年11月举行,全国共计16名高中本土汉语教师参加。

由此可见,突尼斯本土汉语师资培养仍存在一定的困境与挑战。首先,从国家教育政策来看,突尼斯政府提倡学习和借鉴外国文明与外国文化,在坚持阿拉伯化的同时鼓励学生学习多种外语,但汉语至今未被纳入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体系之中,国家缺少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本土汉语人才的政策支持。其次,从师资队伍建设来看,突尼斯中文教育自1977年以来一直从中国聘请教师帮助教学,至孔子学院建立后,中国教师仍为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承担部分教学任务。目前,全国高中本土汉语教

师为18人,而全国唯一一所具备汉语专业学位授予资质的高校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其在岗本土教师也仅为6人。由此可见,突尼斯本土汉语师资力量薄弱,面临着扩大师资队伍与注重本土化发展的挑战。再次,从培训机制来看,突尼斯教育部和高教部对于本土汉语教师并没有设定具体的培训要求,各开设中文专业的高中和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也没有形成健全的培训模式。同时,部分高中本土教师未曾赴中国进修学习,听说能力欠佳,读写能力较弱,而高校本土教师普遍获得博士学位,专业能力较为突出。因此,本土汉语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良莠不齐,严重失衡,已呈现出两极发展的不良趋势。

四、关于突尼斯汉语师资本土化培养的建议

(一)完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首先,合理设置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减少或取消专业方向的课程,将其调整到高年级的学习阶段。同时,加大汉字教学比重。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字和词的意义非常直观,对于一直使用拼音文字的突尼斯人来说,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花费大量时间练习。其次,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对教学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再次,突尼斯政府可参考曾在高中开设汉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课程的经验,在首都部分小学和初中开展试点,根据学生需求,在高年级时开设汉语基础课程。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将汉语正式纳入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体系,从而夯实本土汉语人才的培养基础,为国家持续输送汉语教师力量。

(二)增设汉语师范专业,提高办学层次

突尼斯政府应在国内各大高校增设汉语专业,多点开花,并根据各校专业优势建立“中文+”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在师范类院校率先开设汉语师范专业,在相关专业院校增设关于经贸、旅游、法律等专业方向课程,培养各领域的专项中文人才。此外,作为有汉语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层次招生资质的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也需要在高教部的支持下继续扩大办学层次,尽快增设汉语专业博士点,最终形成“一条龙”式的本土汉语人才培养模式,推动突尼斯汉语教学的本土化发展。

(三)借助中方力量推动教师职业发展

突尼斯的汉语专业始建于1977年,四十多年来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在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建立之后,突尼斯的汉语教育又迈入了新的阶段。首先,当地教育部门应协助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为本土汉语教师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培训,搭建多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其次,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可结合其本土需求扩大招生数量,丰富课程类型,根据当地师资准入标准聘请本土教师,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再

次,进一步推行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增加双边交流,组织和鼓励突尼斯本土汉语教师定期赴中国访学、进修,增加他们对中国汉语教学现状的了解,获取最新的汉语教材。

(四)加快开展本土教材编写工作

目前,突尼斯高校中文专业使用的教材以中国编写的英语、阿拉伯语或法语版教材为主,以本土教师的自编讲义为辅,缺少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教材与教师用书,不能有效帮助教师和学生深度理解所学内容。此外,突尼斯各高中使用的多是本土教师编写的系列教材,内容相对陈旧,早已脱离实际,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为解决这些问题,应组织本土教师编写适合突尼斯语言状况的中文学习教材,发挥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制,建立中突高等教育教材编写小组,邀请双方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教师参与本土教材编写的工作。同时,中方应重视突尼斯国内中文学习资源匮乏的困境,向突方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借助孔子学院的平台向突尼斯中文学习者提供图书、报刊等学习资料,定期组织活动传播中国文化,让越来越多的突尼斯人了解当下的中国。

结语

突尼斯是悠久文明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外语教学一直在国家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外语师资准入也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突尼斯具有中文教育的传统,且近年来持续发展和创新,在阿拉伯国家乃至北非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当然,在其发展趋势向好的同时,很多方面仍需进一步改革,其中就包括师资力量薄弱与本土化培养不健全等。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外语能力,将无法深刻理解国际规则,也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未来,突尼斯中文教育的发展关键还在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及政府对国家教育政策的科学指导与合理规划。了解突尼斯中文教育的现状,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提供参考,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迎来深刻变革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白少辉.突尼斯共和国的语言政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1):87-92.
- [2]孙雷,阿里木江·艾合买提.突尼斯语言现状调查及阿拉伯语发展规划研究[J].语言教育,2020(4):51-56.
- [3]佳荷.突尼斯的语言生活状况[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15.

(责任编辑:赵振)